

晚清海外旅人的倫敦印象—— 張祖翼《倫敦竹枝詞》與晚清海外遊記的對照*

陳室如**

（收稿日期 111 年 9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 112 年 6 月 19 日）

提要

倫敦為英國首都，晚清旅人造訪之際，正是英國國力鼎盛時期，西方文明已於城市中具體展現。張祖翼《倫敦竹枝詞》以近百首詩的篇幅，透過竹枝詞詩句短小、並列長注的方式描寫倫敦。從斌椿、張德彝、王韜到郭嵩燾，張祖翼以前的中國旅人多半於遊記中強調倫敦的正面形象，倫敦被塑造為內外兼美的理想城市。《倫敦竹枝詞》藉由詩句與注文的矛盾斷裂，顛覆既往美好形象，並利用大量的音譯詞強化異國情調。張祖翼筆下的倫敦印象，外在表象文明進步，內在本質卻無比低落，藉由強化倫敦女子的裸露特質，他將倫敦形塑成春色滿城的慾望空間，卻也更加彰顯了自己的侷限與不安。

關鍵詞：竹枝詞、張祖翼、旅行文學、晚清文學、倫敦書寫、《倫敦竹枝詞》

* 本文為科技部 106 年度研究計畫「再現異國形象：晚清海外遊記與竹枝詞的雙重對照」（編號：MOST 106-2410-H-003-117-MY2）、108 年度研究計畫「近現代中國海外遊記的英國形象（1840-1949）」（編號：MOST 108-2410-H-003-096-MY2）部分研究成果。

原文初稿曾宣讀於「第 12 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11 月 17-18 日），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受與會學者以及三名匿名論文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多方斧正，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鴉片戰爭後，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晚清旅人跨出國門的機會逐漸增多，留下為數不少的海外紀錄。相較於遊記的嚴謹性與完整性，竹枝詞以率真活潑的文體形式，更真實反映作者對異域的感受。從文體發展角度而言，詩人走出國門，於異國他邦所創作的各種各類的海外竹枝詞，更是一種對竹枝詞題材的開拓，同時肩負著介紹「異邦他國的山川地貌、民俗風情等」，「以廣國民之聞見者」的重要文化使命。¹

在晚清海外竹枝詞中，原署名局中門外漢的《倫敦竹枝詞》以近百首詩的篇幅，將焦點集中於單一城市倫敦，對「自國政以逮民俗」之種種見聞，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與紀錄，針對單一異國城市的百首竹枝詞組詩，如此龐大數量在當時可謂相當少見。²

《倫敦竹枝詞》掌握竹枝詞吸收當地詞彙的特點：「時雜以英語」，「詼諧入妙」³，並於詩後亦附上文字量數倍於詩歌本文的注釋，對《倫敦竹枝詞》詩句所涉地名、習俗、物象等，進行仔細箋注。然而，仔細對照，注文除補充說明詩句內容外，還透露了與詩句內容不同的評論，二者之間的落差頗值得玩味。⁴

該書最早由觀自得齋主人徐士愷於光緒戊子年（1888年）刊載於《觀自得齋叢書》「別集」最後一卷，署名「局中門外漢」。至於作者局中門外漢的真實身分，歷來已有多方考證，錢鍾書在對照王錫祺主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叢書時，已指出「光緒

¹ 王輝斌：〈清代的海外竹枝詞及其文化使命〉，《閩江學刊》2012年第1期（2012年1月），頁107-108。

² 以近百首詩作描寫單一異國城市的晚清海外竹枝詞，除了張祖翼《倫敦竹枝詞》外，僅有1886-1889年以隨員身分駐法的王以宣所著《法京紀事詩》，該書以100首具竹枝詞風格的絕句作品描寫法國巴黎。參見清·王以宣：《法京紀事詩》，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

其他以單一城市為主的海外竹枝詞，數量多半為10-20多首，如1884年、1895年出訪日本及俄國、歐洲的王之春，於遊記《談瀛錄》、《使俄草》後，附有海外竹枝詞三種：〈東京竹枝詞〉13首、〈俄京竹枝詞〉10首、〈巴黎竹枝詞〉12種，參見清·王之春：《談瀛錄》、《使俄草》，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潘飛聲於1887年受邀至德國講學三年，著有〈柏林竹枝詞〉24首，參見清·潘飛聲：《柏林竹枝詞》，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

³ 清·儀甫：《倫敦竹枝詞·跋》（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頁31。

⁴ 自宋元之後，竹枝詞已出現後附以注文的特色。如施蟄存所言：「宋元以後，出現了各種地方性竹枝詞，往往是數十首到一、二百首的大規模組詩。每首詩後附有注釋，紀錄了各地山川、名勝、風俗人情，以至方言、俚語。這一類的竹枝詞，已不是以詩為主，而是以注為主了。這些注文，就是民俗學的好資料。」參見施蟄存著，陳子善、徐如麒編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726。詩注並存雖為竹枝詞傳統現象，但詩與注的內容多半相互呼應，鮮少出現像張祖翼《倫敦竹枝詞》幾乎全書詩注互斥的情形。

十四年版的《觀自得齋叢書》裡署名「局中門外漢戲草」的《倫敦竹枝詞》是張祖翼寫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一帙第十冊裡張祖翼《倫敦風土記》其實是抽印了《竹枝詞》的自注」⁵。路成文、楊曉妮在考證張祖翼生平事蹟後，得出如是結論：

《倫敦竹枝詞》署名作者「局中門外漢」。……1887年（光緒十三年）7月，張祖翼以遊歷官員隨從的身份考察英國和法國，因而到達倫敦，並在隨後一段時間創作了《倫敦竹枝詞》……張祖翼的歐洲之行時間較短，《倫敦竹枝詞》的寫作時間也大致在1887年冬至1888年初。⁶

首次明確指出《倫敦竹枝詞》之作者身分與創作時間，該文並仔細對照《倫敦風土記》與《倫敦竹枝詞》，一一指出在行文方式的差異與內容用字的細微差距。尹德翔在考證多部出使日記與史料後，進一步修正路成文等人說法，指出張祖翼身分應為駐英公使劉瑞芬手下之正式隨員，劉瑞芬上任時間為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奏稿中亦提及光緒十五年四月（1889年5月）張祖翼期滿銷差回國，因此，張祖翼停留時間並非如路文所言之短，至於何以隱瞞創作事實？尹文分析原因應為「張祖翼隨使英倫之時，年紀還輕，有前途、事業、關係的考慮」，且身為中國駐英使館隨員，具官方身分，《倫敦竹枝詞》中有大量貶損英國內容，公開真實身分勢必引來困擾。⁷

《倫敦竹枝詞》共99首詩，除第一首與最後兩首為作者點題與感慨之作外，其他96首詩皆歌詠倫敦風貌，作者雖自謙「氣粗言語雜」、「詞之俚鄙，事之猥瑣，知不免方家之匿笑也」，卻頗自豪於自己作品的開創性：「輶軒不采外邦詩，異域風謠創自茲」⁸，以異域風情入詩、題材創新，是他所標榜的作品特色。朱自清於1933年購得此書時，亦盛讚此書之真實生動：

⁵ 錢鍾書：《七綴集（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165。二者除個別文字略有出入外，內容幾乎相同，《觀自得齋叢書》版的《倫敦竹枝詞》出版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版的《倫敦風土記》出版於光緒二十年甲午，出版時間亦相近。

⁶ 路成文、楊曉妮：〈《倫敦竹枝詞》作者張祖翼考〉，《聊城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2012年6月），頁42。

⁷ 劉瑞芬使團成員之一鄒代鈞在《西征紀程》中開篇記載隨使人員名單，其中之一即為「桐城張遜先祖翼」，且對照《清季中外使領年表》之「清朝駐英國使臣年表」及劉瑞芬奏稿亦可推論張祖翼於英國居留時間。詳細考證過程與作者身分討論參見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163-172。

⁸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頁30。另根據尹德翔的考證，張祖翼之前已有中國人吳樵珊於1844-1846年以中文教師身分隨傳教士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赴英國，並著有《倫敦竹枝詞》數十首，其中中文版今已湮沒不可考。參見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頁71。

又其所詩所記都是親見親聞，與尤侗《外國竹枝詞》等類作品只是紙上談兵不同，所以真切有味，詩中所說的情形大體上還和現在的倫敦相彷彿；曾經到倫敦或將到倫敦的人看這本書一定覺著更好玩兒！⁹

點出作者親歷經驗的難得，1931年赴英留學的朱自清對比自己的親身體驗，對張祖翼筆下的倫敦風情頗為肯定，認為該作跨越時間限制，確實反映城市特色。

然而，《倫敦竹枝詞》所呈現的倫敦形象，並非僅止於朱自清所言的好玩有趣，在細筆描繪倫敦各式風貌後，張祖翼於結尾歸納出一種矛盾複雜心態：「堪笑今人愛出洋，出洋最易變心腸。未知防海籌邊策，且效高冠短褐裝」¹⁰，極度嘲諷出洋西化的晚清人士，也透露出他對西方文明的抗拒。然而，同樣身為出洋一員，異國經驗雖擴充創作題材，對異文化的排拒卻也使得他筆下的倫敦形象呈現了多層次的轉折。

張祖翼駐英之際，倫敦已是高度發展的現代城市，在他之前已有多位晚清旅人造訪倫敦，留下不少相關紀錄，例如1866年清廷首次派出海外考察團，擔任使臣的斌椿與隨行翻譯張德彝均有作品記錄倫敦之行，1867年王韜應香港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之邀，遠赴英國協助譯書，亦曾短訪倫敦。1877年清廷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一行人抵達倫敦後，才出現了長期居留的觀察紀錄。在中西文化碰撞過程中，建設完善、富強壯盛的倫敦城市為大英帝國之首都，同時也是西方文明的具體象徵，自有其代表意義。

不同於之前的旅人，張祖翼使用「局中門外漢」筆名掩蓋真實身分，使得他擁有極高的創作自由，率性表達自我感受，全書以單一城市為描寫重心，停留時間亦長，相較於其他旅人的高度讚賞，《倫敦竹枝詞》頻繁出現的諷刺侮蔑顯然頗為怪異，且詩句與注文的態度明顯有所落差，亦隱藏了更多解讀空間，不論就主題風格或文體形式而言，在晚清的海外書寫中皆極為獨特。

比較文學形象學認為，遊記作者扮演的雙重身分，一方面是社會集體想像物的建構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一方面是受集體想像物的制約，遊記作者筆下的異國形象成為了集體想像的投射物。¹¹對比張祖翼與其他晚清旅人筆下的倫敦形象，除可清楚觀見旅人們對同一座城市的集體想像外，更反映出旅人本身觀看視角與書寫策略的差異。

目前以張祖翼《倫敦竹枝詞》為主的相關研究，除前述有關作者身分之考證外，較具

⁹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四卷》（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164。

¹⁰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30。

¹¹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

代表性者為尹德翔〈局中門外漢《倫敦竹枝詞》〉¹²與程瑛〈清代《倫敦竹枝詞》的形象學文本分析〉¹³、〈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形象危機——以《西海紀遊草》、《倫敦竹枝詞》為例〉¹⁴。第一篇除仔細考證作者身分外，並概論該書之內容、風格與評價，全面整理了《倫敦竹枝詞》的相關資料，將其視為「第一個時代的民族志」，提醒研究者應盡量回到歷史語境，給予同情的理解；後兩篇均運用文學形象學的分析方法，整理作品中的詞彙，探討作者如何套用經典情境消解他者的相異性，卻又同時凸顯了相異性的存在。

本文即欲在前行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倫敦竹枝詞》的研究範疇，結合張祖翼之前的旅人作品，對比張祖翼筆下的倫敦形象。首先就文體特色所呈現的差異展開對照，其次就《倫敦竹枝詞》大力著墨的城市空間與女性形象與其他遊記進行分析，透過對《倫敦竹枝詞》的多方探討，對晚清旅人的倫敦印象有更完整的認識。

二、斷裂文體與音譯詞：文體特色之對照

張祖翼的《倫敦竹枝詞》兼具詩作與注文，二者之間卻非只是單純的補充說明，在不同文體之間，張祖翼隱藏了微妙的個人主觀情緒，大量音譯詞的使用，更刻意營造出他者的相異感，這些描述手法所呈現出的倫敦形象，與其他遊記有著明顯的不同。

（一）斷裂的文體

張祖翼之前的倫敦旅人多半具備官方身分，如短暫出訪的斌椿、張德彝與駐英公使郭嵩燾、劉瑞芬及隨行人員等人，私人出遊如王韜，他們多數以日記或遊記形式記錄倫敦。

¹⁵雖有少數旅人如斌椿、袁祖志同時以詩文描述倫敦，但皆為短暫出遊之作。¹⁶像張祖翼

¹² 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頁 163-187。

¹³ 程瑛：〈清代《倫敦竹枝詞》的形象學文本分析〉，收入孟華等：《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90-98。

¹⁴ 張萍：〈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形象危機——以《西海紀遊草》、《倫敦竹枝詞》為例〉，《東アジ文化交渉研究》第 7 期（2014 年 3 月），頁 75-78。

¹⁵ 關於出使日記的規定，1877 年總理衙門曾奏請「凡有關係交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當詳細記載，隨時咨報」，獲允准後，即規定使臣將其見聞有關交涉事件信息逐日記載，「按月匯成一冊咨送臣衙門備案查核」，為符合規定，多數官方旅人以日記形式記錄海外見聞。參見清·寶璽：《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12。

¹⁶ 斌椿除旅行日記《乘槎筆記》外，另有詩作《海國勝遊草》。1883 年上海文人袁祖志以隨員身分，隨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赴歐洲考察商務與船務，其旅行日記《瀛海采問紀實》中附有〈海外吟〉，以詩作歌詠沿途行經城市。

旅居倫敦數年，卻選擇以竹枝詞單一文體記錄者，可謂極為罕見。

張祖翼在《倫敦竹枝詞》最後一首詩的注文中總結自己的作品特質：

竹枝詞百首，皆就倫敦一處風景言之，他國不與焉，采風者於此可見歐門之一斑矣。至詞之俚鄙，事之猥瑣。知不免為方家之匿笑也。¹⁷

重申竹枝詞以書寫一地瑣事為主、語言俚俗、不同於其他文體的專屬特色。王士禛指出竹枝詞的特色為「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為主」、「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¹⁸。不論在內容主題或風格趣味上，張祖翼以竹枝詞作為反映異域城市的表現方式，自然為合理考量。

然而，就篇幅而言，《倫敦竹枝詞》全書作品皆為四句七言，字數有限，不若遊記可在全文中完整傳達資訊，竹枝詞中常以注文解釋或補充說明詩句內容。詩句與注文並列，原可更完整呈現海外見聞，但張祖翼所使用的兩種文體卻呈現了極為矛盾的反差，詩後的註解文字大部分僅是客觀敘述，補充說明詩句中所提及的事物或相關知識，詩句本身也有著強烈反差，最後一句往往急轉直下，附加個人主觀大力批判倫敦相關人事，詩文並列所呈現的個人情感與價值判斷有著明顯差異，如此方式所展現的倫敦形象更為複雜。

以形容倫敦的不夜城光明景象為例，注文平實說明「滿街皆有電燈，戲館、飯館尤多」，詩句卻形容「一尺圓球百尺竿，電光閃爍月光寒，歌場舞榭渾如畫，世事昏沉難普照」¹⁹，最後一句急轉直下，將輝煌夜景轉為無法挽救的黑暗，暗喻城市內在本質不如眼前所見美好風光，就算有閃亮的燈光照明，依然無法照耀滿城的昏沉世事，強化城市的負面特質。

再看張祖翼對倫敦文明建設的描述，詩作中雖然同時描繪了倫敦的恢弘氣象，例如描述珍藏豐富的動物園，詩作內容為：「黃獅白象紫峰駝，怪獸珍禽盡網羅」、注文補充說明其「蓄各種珍禽異獸，周圍可數里，真有《山海經》、《爾雅》所不載者」，拓展詩人眼界，但最後所歸結出的城市人文特質卻是「都道倫敦風景好，原來人少畜生多」²⁰，將原本描述空間由動物園延伸至整座城市，注文稱呼動物為「珍禽異獸」，但詩句卻改以充滿貶意的「畜生」稱之，刻意強調整座城市「畜生多」的野蠻形象，也順勢消解了城市的文明性。再看他對倫敦教堂的描寫：「壯麗無如禮拜堂，上供教主下埋王」，一開始即

17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30。

18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849。

19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19。

20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20。

讚美倫敦教堂的壯麗外觀，注文亦客觀解釋教堂禮拜與埋葬歷代君主習俗，呼應詩句內容。但詩句後半段卻以「七天一次宣邪教，引得愚民舉國狂」²¹作結，不但將西方宗教貶為「邪教」，更直稱全國人民愚蠢瘋狂。

對比詩作末句與其他部分的負面批評，可以發現，張祖翼所諷刺的多半為器物以外的內在層面，至於倫敦的外在層面如科技建築、文明設施，詩句前半段與注文仍以肯定的正面形象為主，但夾雜於其中的詩句後半段卻明顯附加了詩人偏頗的負面批判，而這些多半是針對內在層面，如人民素質、宗教信仰、道德修養……等，「人少畜生多」、「愚民」、「舉國狂」、「邪教」……各式負面詞彙建構起另一個道德低落、愚蠢瘋狂的萬惡城市。

從「外在（正）→內在（反）→外在（正）」的敘事結構，可以看出詩句後半與前半及注文的明顯斷裂。田曉菲以「天堂／地獄」²²解釋中國旅人對異域的觀看模式，《倫敦竹枝詞》裡詩作前半段與注文共同建構了美好天堂，詩作後半段卻頻頻將其翻轉為醜惡地獄，不論是對城市內在本質的批判抑或虛實交錯的空間安排，天堂和地獄在同一個文本中不安地並置，在形式上呈現散體附註與詩作本身之間的張力，短小的詩歌與冗長的附註在內容和語氣上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創造出一種奇異的交叉，反映了作者對異域充滿矛盾和曖昧的態度。詩與文之間的角力不僅僅映射出詩人自身的矛盾態度，也在形式上實現了描摹異域之時天堂模式與地獄模式之間的張力。²³

旅居倫敦數年的張祖翼顯然已感受倫敦的文明進步，但投射作者主觀好惡的大量負面詩句，明顯過於偏頗，企圖拉回客觀論述的注文並未奏效，正→反→正的多層次轉折，同時反映了多變的城市形象與旅人心境轉折，儘管體認了西方城市文明，但礙於民族自尊與傳統價值，仍無法全面承認「我不如彼」的窘境，由外在表象轉入內在層面的刻意批判，看似是對他者的嚴苛挑剔，其實是另一種捍衛自我文化的方式，最後雖以注文說明客觀事實，但「天堂／地獄」的反差依然鮮明強烈。

這種反差可以說是張祖翼刻意營造的書寫模式，詩句前半段與注文的包裝並未消滅詩句後半段的強烈批判，並存的懸殊落差反而更為明顯。對比同樣兼以詩文描寫倫敦的斌椿

²¹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22。

²² 田曉菲指出「常常鑲嵌在佛教語彙裡的天堂／地獄範式一直到十九世紀依然是觀看和描寫世界的主要模式」，「佛教術語到晚清早已失去『他者文化』的色彩，而是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在彼時或是在現下，它們在社會文化中處處可見。因此，以佛教語言描述異國達到的效果，恰恰是使異域具有一種可以接受的奇異感。換句話說，『淨土』或『阿鼻地獄』這樣的詞彙和意象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熟悉的陌生。通過這種表達方式，外國文化的異質屬性可以有效地傳達給讀者，同時也不至於衝擊到他們固有的世界觀。」參見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64-165。

²³ 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頁 216。

作品，張祖翼所呈現的矛盾與文體斷裂更為明顯。1866年清廷首次派出海外考察團，由63歲的斌椿擔任使臣，負責勘查泰西國情，訪問行程主要交由英人赫德（Robert Hart）安排。斌椿一行人於英國停駐38天，除了6天前往北方伯明罕、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參觀工廠外，其餘時間多半停留於倫敦。

斌椿在倫敦進行的活動主要為拜客、參觀官方機構（海關、製幣廠、兵工廠、聽議會）、遊覽景點（教堂、水晶宮、溫莎堡）、參與娛樂活動（觀劇與魔術）……等。在走馬看花的繁忙行程中，斌椿對於倫敦的概括印象可由兩次與英國王室接觸的對談中得知：

中華使臣，從未有至外國者，此次奉命遊歷，始知海外有此勝境。

來已兼旬，得見倫敦屋宇器具製造精巧，甚於中國。至一切政事，好處頗多。且蒙君主優待，得以遊覽勝景，實為感幸。²⁴

前者為回答英太子「倫敦景象較中華如何」之詢問，後者則是被維多利亞女王接見時的對話。

在對比自我國家後，斌椿以「勝境」、「勝景」概括倫敦的整體形象，甚至承認在屋宇器具等物質層面「甚於中國」。至於「勝境」、「勝景」之「勝」為何？斌椿所描述的倫敦景象無一不巨大宏偉——生靈苑（動物園）所藏皆「目未睹而耳未聞者」、公議廳「高峻闊敞」、水晶宮庭園「璀璨可觀」、溫莎堡「殿宇高廣」、來往官員居處「屋宇壯麗」、劇院「座落寬大」²⁵……，在在呈現文明城市之盛大氣象。

斌椿兩次以「勝境」、「勝景」盛讚對方，皆出現於官方場合，在代表國家身分出席的正式場合中，「甚於中國」之評價或許可視作禮貌來往的謙稱，「勝境」、「勝景」之細節雖未多作描述，遊記中諸多宏偉意象所構築而成的城市樣貌，卻統攝於官方色彩底下，成為晚清旅人所傳遞的倫敦形象。

再以斌椿詩作為對照，〈四月二十三日英國君主請赴宴舞宮飲宴〉描述參加宮廷晚宴：「玉階仙仗列千官，滿砌名花七寶欄。夜半金爐添獸炭，瓊樓高處不勝寒」、「大棗如瓜千歲桃，玉盤王母賜蒲桃。歸來誇向同人說，能到瑤池已足豪」²⁶，同樣強調「勝境」的

²⁴ 清·斌椿：《乘槎筆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117、118。

²⁵ 清·斌椿：《乘槎筆記》，頁112-117。

²⁶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167。

巨大宏偉，但「玉階」、「瓊樓」、「王母」、「瑤池」……經常出現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典故與意象，卻直接消解了異域特色，如同中國傳統宮廷宴會之重述，無法具體呈現「勝境」之美好。倫敦雖為精巧勝境，但旅人的知識體系尚無法完整再現勝境特點，重疊於中國宮殿與神話仙境的美好意象中，倫敦的正面形象更顯虛幻。

相較於遊記的具體描述，斌椿詩作中連結古典意象的倫敦形象頗為虛幻，但不論遊記或詩作，對於倫敦的高度肯定並無太大差異。斌椿的倫敦之行為短暫造訪，詩文中的倫敦形象以虛幻的美好幻境存在，張祖翼作品為長期旅居之作，對於倫敦城市文明的體認越深，也越感自我家國的不足，《倫敦竹枝詞》的斷裂文體與矛盾性，正反映了詩人的複雜情感。

倘若再對照比張祖翼早數年前往倫敦考察的袁祖志詩作，或許更能理解這種複雜情緒，袁祖志以不少詩文描述倫敦的文明進步：「倫敦之城何其麗，倫敦之市何其喧，倫敦之民何其庶，倫敦之車何其繁」²⁷，但臨別之際所作的〈留別倫敦四絕句〉，卻如是詮釋倫敦霧氣：「天心亦自厭豪華，眼底常將毒霧（入冬霧氣迷人，雖晝如夜）遮。怪煞此間人不悟，危邦誤作好津涯」，挾帶毒氣的迷霧成為遮蔽眾人眼光的屏障，追求豪華的倫敦更非理想之地，藉由描述城市自然現象再次貶低他者，最後直言：「巧奪天工服智能，君民趨利壘同登。臨歧無限低徊意，盛極終防衰氣乘」²⁸，強調倫敦雖有著高度發展的現代文明，但「君民趨利」，過度追求利益，此時雖發展繁盛，但好景不常，未來極有可能由盛轉衰。毒霧在他筆下被比喻為遮蔽真相的迷障，迷障之後，是西方文明的缺失與衰敗，袁祖志對倫敦霧氣的聯想與渲染，反映出與張祖翼極為相似的自我認同，西方危邦終非理想之地，目前的強盛氣勢僅是短暫現象，進一步暗示著那個自己即將歸返、且不追求奢華表象的故國，未來亦有翻轉局勢的可能。

書寫他者負面形象之際，其實是強化自我認同的另一種方式。儘管張祖翼與袁祖志的書寫策略不同，但背後卻有著極為相似的家國情感。〈留別倫敦四絕句〉為告別之作，詩中對倫敦的印象由正面轉為負面，並未如《倫敦竹枝詞》藉由注文再次轉回正面。對比袁祖志遊記〈英都倫敦〉，雖盛讚倫敦士奮民勤，工巧商富，上下悉敦禮讓，「誠不愧領袖諸邦、稱強瀛海」，但最後結尾卻強調倫敦過度開發，「故人謂倫敦之地如物雕空，難免一日傾陷之患」，與詩作一樣由正轉反，暗示倫敦未來的可能衰亡。

不論是斌椿的全然正面肯定，抑或袁祖志的由正轉反，兩人同樣以詩文描述倫敦，但詩文情感顯然是一致的，即便有所轉折，也未如同《倫敦竹枝詞》的多次反轉。尹德翔對

²⁷ 清·袁祖志：《瀛海采問紀實》，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頁118。

²⁸ 清·袁祖志：《瀛海采問紀實》，頁139。

《倫敦竹枝詞》的詩文斷裂現象有進一步解說：

這種詩文斷裂的情況，也正可以說明，從文化震驚，如何方便地轉化為一種情感上的敵視和態度上的憎惡。恰恰詩人的不講邏輯、不顧事實的嘻笑怒罵，體現的才是一種本質態度。²⁹

並解釋了情感在文化選擇上往往展現出非理性的狂熱態度，高度發展的西方文明給張祖翼帶來極大衝擊，注文無法解釋、或支撐詩中的情感與觀點，反而是他的另一種轉化，將對西方文化的震驚轉化為主觀的憎惡，即便《倫敦竹枝詞》有正面形象的包裝，但那些看似突兀、夾雜其中的負面形象，才是真正重點。然而，過多貶低、侮辱性的語言，也可能偏離了竹枝詞采風問俗的客觀態度，³⁰在刻意經營的寫作模式中，也凸顯了詩人對西方文化的排拒。

（二）大量音譯詞與相異性

除了斷裂的文體特色外，以口語、俚語入詩，可使作品更為活潑自然，原本便是竹枝詞的語言特色，《倫敦竹枝詞》中不但頻繁使用音譯詞，甚至多次以此入韻，在傳統文體形式與古怪發音之間，形成奇異的反差趣味。例如寫女子遊園：「結伴來遊大巴克，見人低喚克門郎」，「巴克」即公園（park）、「克門郎」即邀約同行（come on），注文解釋「『巴克』譯言『花園』也，『克門郎』譯言『來同行』也」，描述倫敦女子交遊自由，凸顯異國風俗差異。描寫情人見面：「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語怕人聽，訂期後會郎休誤，臨別開司劇有聲」，「姑莫林」即早安（good morning）、「開司」即接吻（kiss），注文解釋「『姑莫林』譯言『早上好』也，『開司』譯言『接吻』也」，藉由肢體動作與嘖嘖有聲的接吻，形容男女交往自由風氣。

全書音譯詞使用之頻繁，最為誇張者莫過於描寫街頭大鐘之作：

相約今宵踏月行，抬頭克落克分明。一杯濁酒黃昏後，哈甫怕司到乃恩。英人謂「鐘」曰「克落克」，謂「半」曰「哈甫」，謂「已過」曰「怕司」，謂「九」曰「乃恩」。「哈甫怕司到乃恩」者，「九點半鐘已過也」。³¹

²⁹ 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頁184。

³⁰ 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頁183。

³¹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24。

整首詩作 28 字，其中四個音譯詞便佔了 10 字，密集組合而成陌生敘述，最後一句「哈甫怕司到乃恩」（half pass to nine），更是全由音譯詞所組成，注文雖加以翻譯，但整體所呈現的突兀感更彰顯了異國城市的奇異性。

音譯詞屬於書寫相異性的一種方式，這些直接取自被注視者國家的詞彙，傳播和表現出一個絕對的異國事實，一個永不會變更的相異性成分。³²《倫敦竹枝詞》中所出現的眾多音譯詞，正強化了異國城市的相異性。然而，一個音譯詞，實際上就是一個絕對的相異性，音譯詞的使用，通常是人們在本土語言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對應物時才會採用，任何一個音譯詞要想在目的語中具有生命力，均需經歷一個逐漸被認可、被接納的過程。³³張祖翼所使用的音譯詞卻不符合此項原則，「巴克」、「克門郎」、「姑莫林」、「開司」、「哈甫」、「怕司」、「乃恩」……等在張祖翼所熟悉的語言文化中早已有了相對應的詞語，但在詩作中，他卻捨棄容易理解的意譯，轉而拼湊組合起陌生的音譯詞，不厭其煩地在注文中一一翻譯，除了表現自己對外語的瞭解外，也藉由意義隔閡產生的相異性，為距離遙遠的倫敦添加更多新奇想像。³⁴

不論是之前的斌椿、袁祖志，抑或之後強調以新語詞入詩的黃遵憲，在其他旅人描述倫敦的詩作中，幾無此種以大量音譯詞彰顯異國情調的手法，在遊記中更少見如此高密度使用音譯詞的情形。錢鍾書評論晚清音譯詞入詩之現象，認為斌椿《海國勝遊草》偶爾把外國字的譯音嵌進詩裡，「頗可上承高錫恩《夷聞詞》，下啟張祖翼《倫敦竹枝詞》」，但斌椿與高錫恩之作亦僅是偶一為之，並未像張祖翼大量採用，藉此彰顯描寫對象的相異性，錢鍾書稱讚張祖翼以「魁陰」音譯 queen 字「又說出王后是『陰』性的『魁』首，頗有巧思」³⁵，同樣一詞，斌椿在遊記中直接翻作「太坤」，對比之下，更見張之巧思。再看晚清海外詩作中有關外國年輕女性（Miss）的翻譯，斌椿詩句「彌思（譯言女兒）小字是安拿」³⁶，譯為「彌思」，張祖翼詩作「二八密司親手賣」³⁷，則譯作「密司」，在發音上實以張譯較為相近，在音譯詞的使用上，張祖翼確有其獨特之處。

張萍推測張祖翼採用此種寫作方式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為他意識到將異國據為已有的

³² 法·巴柔著，孟華譯：〈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收入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131。

³³ 孟華：〈對曾紀澤使法日記的形象研究——以語詞為中心〉，《中國比較文學》第 99 期（2015 年 4 月），頁 173。

³⁴ 尹德翔認為張祖翼的此番手法「和古代竹枝詞摻入少數民族方言的情形是一樣的」，使用音譯字可讓讀者更真切地感受異國現實。參見尹德翔：《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頁 186。

³⁵ 錢鍾書：《七綴集（修訂版）》，頁 161。

³⁶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頁 168。

³⁷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0。

困難、一為他有辦法或有信心將這種絕對的相異性整合進文本的運作系統之中。然而，音譯詞可以被整合進竹枝詞刻畫新鮮事物的傳統，進而將西方與偏遠地區混為一談，另一方面，它所呈現的相異性也極有可能逸出竹枝詞的範圍，成為一種真正的相異性，使人意識到一個不同於傳統竹枝詞所書寫的地域存在。³⁸張祖翼筆下的倫敦，顯然是較為偏向後者，刻意捨棄原有對應名詞、大量採用音譯而非意譯，更加彰顯了倫敦的陌生與隔閡。

三、被改寫的倫敦：倫敦印象之對照

（一）城市空間與科技文明

除了斌椿以虛幻勝境、仙境想像描述倫敦的美好外，張祖翼之前的海外旅人，也進一步在作品中揭示了倫敦的具體樣貌。1866年隨斌椿出訪的張德彝已關注了現代都市交通建設的具體層面：「蓋英國京城地狹人稠，故在地中樓下造車道。環繞通於各街巷口」³⁹，由地理空間、人口密度思考城市發展的過程。當1868年張德彝隨志剛所率領的外交使團再訪倫敦時，⁴⁰舊地重遊的他已對於同樣的交通議題有著更立體的觀察：

倫敦城建有鐵道三層，一在地面，為各屬之通街；一在地下，周遊城內；一在屋上，繞行城周，因地狹故也。⁴¹

他注意到先進城市的交通發展建設是全面性的，倫敦作為當時西方國家中發達城市的代表，已開始拓展多重空間，發揮經濟效益，從眼前所見的交通現象，延伸到背後的都市規劃設計概念，更深刻反映倫敦的內在樣貌。

旅居倫敦數年的張祖翼，對於倫敦的城市建設與科技文明自然也有深刻體驗，只是他筆下的倫敦雖有著先進的城市文明，但往往有著更複雜的矛盾形象。以描述倫敦自來水系

³⁸ 張萍：〈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形象危機——以《西海紀遊草》、《倫敦竹枝詞》為例〉，頁86-87。

³⁹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510。

⁴⁰ 繼斌椿考察之旅結束後，1867年清政府正式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個外交使團，由蒲安臣、志剛和孫家毅三位「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組成，張德彝亦在隨使之列，使團一行經由日本、美國之後，於1868年抵達倫敦。

⁴¹ 清·張德彝：《歐美環遊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頁703。

統為例，《倫敦竹枝詞》的詩作與注文分別呈現如下：

水管縱橫達滿城，竟將甘露潤蒼生。西江吸盡終何盤，穢俗由來洗不清。
大家小戶飲濯皆用自來水。其法，於江畔造一機器，吸而上之，復以小鐵管埋入地中或牆腹，達於各戶，晝夜不竭。皆用機法瀝去渣滓，倍常清潔，每月收費亦甚輕。

42

詩作前半段盛讚自來水系統之發達，注文進一步說明運作方式，顯然對其公共衛生及便利低廉的優點頗為肯定，詩末卻筆鋒一轉，犀利批判倫敦的不潔風俗，即便有再先進文明的科技輔助也無濟於事。

然而，倫敦之「穢俗」究竟為何？張祖翼在詩句與注文中皆無說明，注文盛讚的城市清潔樣貌，對應的卻是詩人主觀認定的城市內在本質缺失，詩句本身前後呈現強烈反差，由正面至負面，由詩至注文，又再經一次反轉，詩人筆下的倫敦形象在多次正反轉折之間，越發顯得矛盾曖昧。

事實上 19 世紀中期的倫敦自來水供水網絡已相當成熟，幾乎每戶居民都擁有家庭供水系統，每個倫敦人平均每天可獲得 20 加侖的水，遠遠超過歐洲或北美的任何城市，1852 年《大都市自來水法案》（Metropolis Water Act）要求自來水公司蓄水庫遠離污染源，加強建設過濾設備，改善供水品質。⁴³早張祖翼 20 年訪英的王韜，曾數度前往倫敦遊覽，在遊記中即盛讚倫敦的自來水供水系統規劃完善，十分利便：

各街地中皆範鉛鐵為筒，長短曲折，遠近流通，互相接引。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啟閉，用時噴流如注，不患不足，無穿鑿綆汲之勞，亦無汜濫缺乏之慮。⁴⁴

王韜所揭示的是整潔便民的現代化都市建設，遊記內容與張祖翼注文及該詩前半段的肯定態度相似，然而，對比張祖翼詩句與注文、王韜遊記的嚴重落差，連如此清潔先進的自來水系統也無法洗滌的城市穢俗，更凸顯其骯髒污穢的嚴重程度。

關於倫敦文明科技的描述，張祖翼經常將其延伸至城市內在性質的批判，例如他紀錄在倫敦所見照相技術：「白日無光電氣明，共誇新法善傳神。可如照膽秦宮鏡，照出心腸

⁴²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9。

⁴³ 法·克里斯托夫·德費耶著，唐俊譯：《君主與承包商：倫敦、紐約、巴黎的供水變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頁 100、109。

⁴⁴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5。

曖昧人」，詩後另加註解：「英國有新法，照相者不借日光，白晝燃電燈於黑暗屋中照之，較日光尤顯明」⁴⁵，說明照相須於暗房進行，並以電燈照之的過程，可見他對照相技術科學原理的運作已有基本瞭解，但詩句卻再次強化「白日無光」的暗黑形象，最後更引用「秦宮鏡」⁴⁶之典故，暗諷使用照相技術者，所照出的不過是「心腸曖昧人」。充滿諷刺的黑暗想像由日常所見風景延伸至科技器物，再擴大至當地居民的人格特質，彰顯倫敦從外到內的負面形象。

對比 20 多年前同樣曾在倫敦體驗照相技術的斌椿詩作：「意匠經營為寫真，鏡中印出宰官身。書生何幸遭逢好，竟作東來第一人」⁴⁷，斌椿顯然對照相原理一無所知，但作為第一個體驗西方照相技術的東方人，這無疑是個有趣且得意的體驗。張祖翼的詩作已跳脫獵奇層面，紀錄了更深入的相關步驟原理與器具設備，但刻意附加的傳統典故與個人想像，卻嚴重扭曲了倫敦形象，此種以相反態度對倫敦的極度貶抑與有意誤解，同時反映了旅人對他者的矛盾情緒以及對自我文化的強烈認同。

張祖翼之前的倫敦旅人，無一不在作品中盛讚倫敦的恢弘氣象與文明建設。以王韜為例，他筆下的倫敦：「衢路整潔，房屋崇閎，車馬往來，絡繹如織，肩摩轂擊，鎮日不停」。與張德彝筆下的倫敦印象：「倫敦周可百里，居民二百萬，道路平坦，園林茂盛，街巷整齊，市廛繁盛」⁴⁸，可說幾無差異。

除此之外，王韜更進一步強調倫敦的光明形象與相對地位：

萬家燈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入暮，燈光輝煌如晝，真如不夜之城，長明之國。⁴⁹

王韜的比較視野已擴大至世界版圖「五大洲」，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倫敦的相對位置，並於作品中直言「倫敦都會稱泰西巨擘」⁵⁰，清楚點出倫敦於當前西方世界的重要性。王韜對倫敦的評價頗值得玩味，第一次形容倫敦為「五大洲之盛集」，僅是大範圍的概括，但

45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24。

46 「秦宮鏡」典故可參見《西京雜記》相關記載，《西京雜記》卷三紀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裡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見腸胃五臟，歷歷無礙。……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則殺之也」，被視為可照見人內在心膽善惡之寶物。張祖翼藉「秦宮鏡」洞察臟腑、明辨是非之功能，反諷倫敦人真面目「心腸曖昧」。參見晉·葛洪：《西京雜記》，收入宋·李昉：《太平廣記》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2470。

47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頁 166。

48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頁 501。

49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 79。

50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 85。

對照自己由亞洲、非洲、一路至歐洲的真實行旅經驗後，逐漸聚焦，循序漸進將倫敦的文明定位置於最高點，清楚揭示倫敦作為當今「泰西巨擘」的明確地位，藉由旅行程度的深化，城市的定位與形象亦越顯清晰。

張祖翼作品中所描述的倫敦雖部分印證了先前旅人所描述的城市優點，但在肯定有形的物質文明之外，卻刻意在詩句與注文之間夾雜對城市內在特質的批判，上一小節針對此部分已有所探討，至於連先進自來水科技也無法洗清的穢俗究竟是什麼？詩人雖未明言，卻已明顯暗示整體城市形象並非全然美好。

斌椿、張德彝之後的倫敦旅人已不再僅是著眼於城市的外在建設，如王韜的倫敦之旅企圖深入城市內在文化，進而有更深刻的發現：

每日出遊，遍歷各處，嘗觀典籍於太學，品瑰奇於名院，審察火機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⁵¹

也正因為如此，在倫敦之旅的紀錄中，王韜另闢〈制度略述〉、〈製造精奇〉二章，具體紀錄倫敦火車行車之制、海關緝查、電報傳遞、尊重製造專利制度……等先進成果，透過內在層面的挖掘分析，更完整呈現倫敦的文明優勢。

同樣注意到倫敦內在特色的還有清廷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郭嵩燾於 1877 年抵達倫敦，直到 1879 年辭職返國，他於倫敦居留的時間超過兩年，對此座城市的認識瞭解，自然不同於先前匆匆來去的晚清旅人。郭嵩燾旅居倫敦的時期早於張祖翼將近十年，但觀察力極為敏銳的他已將眼光轉向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在部分的探尋，從「所藏遍及四大部洲」、「縱民人入觀，以資考覽」的大英博物館，郭嵩燾見識到的是公共設施的開放性以及英國「魄力之大，亦實他國所不能及也」⁵²的強盛國力，不再只是炫惑於城市建設的雄偉外觀。

在日記中他仔細紀錄倫敦各項資料，包含地理位置、倫敦鐵橋興建歷史、人口變化、公職人員編制、郵政業務、交通概況（火車與公共馬車）、公共建設（煤氣燈與自來水）、社會安全（救火車與員警分署），皆鉅細靡遺以具體數據記載。例如紀錄倫敦市肆：「倫敦居民，追溯一千三百七十七年僅三萬五千人，四百年來增至四百萬人」，由歷史數字的回溯，反映城市的崛起變化；不夜之城的光明表象來自於「煤氣燈公司十八家」、「通衢

⁵¹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 79。

⁵²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四）》（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141。

用煤氣燈三十六萬桿，每夜用煤氣一千三百萬六方尺」；大眾交通運輸規劃完善：「火輪車棧一百一十處」、公共馬車以顏色區分路線，「其車各有圖記，來往街道，各有地段，男婦附載，絡繹如織」；社會秩序有賴人民公舉為之的民官與巡街捕役七千名維護，⁵³城市中看似平凡瑣碎的生活細節，實則處處牽涉龐大體制與資源的繁複運作。

迥異於其他旅人的浮泛印象，郭嵩燾以精準的客觀數字描繪出倫敦的清楚輪廓，以倫敦生活作為體驗西方文明的基準，重新審視自我文化，郭嵩燾提出驚人之論：

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減；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義者尚無其人，傷哉？⁵⁴

直接承認中國文化優勢早已不再。郭嵩燾的反應與斌椿面對英國王室時回應「甚於中國」的自謙詞不同，斌椿僅承認外在表象的不如，久居倫敦、深刻體驗英國文化的郭嵩燾卻察覺到西方不僅在物質層面獲勝，內在的政教文化亦勝於中國，倫敦以強盛壯大的形象開啟郭嵩燾的西方體驗，卻同時映照出旅人故鄉的缺失與不足。

相較於王韜與郭嵩燾對倫敦政教風俗的高度肯定，張祖翼詩中的批判顯然極為突兀。除了對城市內在本質的直接批判外，張祖翼也嘗試透過空間的轉化，在虛實交錯的想像中，渲染文明城市的暗黑形象。例如他描述倫敦泰晤士河水底隧道：

水底通衢南北連，往來不喚渡頭船。燈光慘淡陰風起，未死先教赴九泉。⁵⁵

前半段分明讚嘆科技進步，交通網絡發達，已不需傳統渡船，注文亦稱讚「玳米司(Thames, 泰晤士河)江底闢路一條，往來可通人行，上為橋，中為水，下又有隧道，真奇想也」⁵⁶，肯定水底隧道構想之奇特，後半段卻發揮想像，驟然將交通便捷城市轉化為陰風慘淡的幽冥世界。

再看張祖翼眼中的機器工廠：

爐錘水火奪天工，鐵屋回環復道通。十丈輪迴終日轉，總難跳出鬼途中。

⁵³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466-471。

⁵⁴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491。

⁵⁵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22。

⁵⁶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22。

注文「機器廠其大無比，凡製造大小各物，無不有機器成之，精微奧妙非深造者莫能細述」，且自謙「中國人自許為通曉機器者，皆欺人之語」⁵⁷，看似已為西方技術所折服，與詩句前半部形容倫敦工廠技術巧奪天工、構造複雜的特點相互呼應，然而詩句後半段卻跳脫機器文明之精巧，墮入另一個鬼氣森森，無限輪迴的地獄空間。

上一節提及田曉菲以「天堂／地獄」解釋中國旅人對異域的觀看模式，在張祖翼以前的晚清旅人眼中，倫敦無疑較偏向天堂，斌椿以來的中國旅人，活動範圍基本上仍以攝政街之西為主，為倫敦開發完善的區域，至於倫敦舊城的現實黑暗面，鮮少出現於作品中，即便提及，也絕非描述重點，例如前述郭嵩燾細寫倫敦的日記中，雖提及倫敦現況「窮苦無依之民十二萬九千人」⁵⁸，但也僅點到為止，未再多加形容。將英國塑造為理想國與學習對象的王韜，在倫敦參觀蠟像館，見林則徐夫婦塑像時，更是刻意避開鴉片戰爭與帝國侵略行為，僅論林氏開放通商五口之功，全書所呈現的倫敦依然停留在「風景清美，洵樂土也」⁵⁹的完美形象。

《倫敦竹枝詞》打破先前旅人慣用的天堂模式，在想像與現實之間，構築出一個被刻意扭曲、天堂與地獄並存的城市形象，城市雖擁有先進科技，卻隱藏著無法洗淨的骯髒穢俗，發達的交通網絡與機械文明，仍籠罩於陰森恐怖的幽冥氛圍，張祖翼看似在某種程度上呼應了前人倫敦遊記的共同印象，卻又呈現了另一個詭異的城市空間。

（二）慾望空間與職業女性

《倫敦竹枝詞》對城市的描述，有極大比例集中於職業女性，且偏重男女交往部分，此類作品在全書 96 首竹枝詞中就有 32 首，約佔全書 1/3。在書寫倫敦職業女性的作品中，張祖翼更是運用了大量的音譯詞，例如戲園外的貧窮女販「自知和氣生財道，口口聲聲邁大林」，注文解釋「『邁大林』譯言『我的寶貝』」，即 my darling，又補充說明其「把手接吻，無所不至，只圖生意而已」，顯然對其行徑頗為不齒；描述餐館女侍週日赴客人之約「一笑低聲問佳客，這回生代好同車」，注文解釋「『生代』譯言『禮拜日』」⁶⁰，即 Sunday，由日常生活細節反映倫敦男女交往自由。象徵科學理性的水族館則結合音譯詞轉化為倫敦男女暗通款曲的慾望空間：

⁵⁷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9。

⁵⁸ 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 468。

⁵⁹ 清·王韜：《漫遊隨錄圖記》，頁 99、91。關於此點，王立群分析王韜在其他著述中經常譴責英國向中國輸入鴉片的行為，在這裡卻對其罪惡行徑不置一辭，明顯有故意掩盖英國侵略行為的企圖。參見王立群：〈《漫遊隨錄》中所塑造的英國形象〉，《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80。

⁶⁰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3、10。

銷魂最是亞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盞槐痕通款曲，低聲溫鎊索黃金。

「亞魁林」譯言「水族園」也，「槐痕」譯言「酒」也，英人謂「一」為「溫」。

61

「亞魁林」即 aquarium，「槐痕」即 wine，「溫鎊」即 one pound，注文說明水族館「為妓女聚會之所，粉白黛綠，連袂而來，視有當意者，即攜入座」，甚至進而仔細描述男女夜合之資與尋歡細節。從公園、戲園、餐館到水族館……等公共場所，毫無顧忌地渲染男女情慾互動，儼然將倫敦描繪成一個道德敗壞的慾望空間。

除此之外，他對倫敦女子的種種形容，更是毫不避諱地直接附加各式情慾想像。所見倫敦女子裝扮「細腰突乳聳高臀，黑漆皮靴八寸新。雙馬大車輕絹傘，招搖馳過軟紅塵」，強化腰乳臀足的性別特徵，並以「招搖」二字暗寓貶意，注文中更仔細說明「縛腰如束筍，兩乳凸胸前，股後縛軟竹架，將後幅襯起高尺許，以為美觀」⁶²，具象彰顯衣著特色所凸顯的女性生理特徵，詩句與注文交互加乘，彷彿滿城盡是賣弄風情的開放女性。

張祖翼對於倫敦女子的描述，不分職業身分，皆擺脫不了情色連結，女護士「深情夜夜詢安否，浹骨淪肌報得無」⁶³，似與病人關係曖昧難明、女花店主「若教解語應傾國，花愛金錢妾愛郎」，直言花店女主人的感情態度，注文中甚至明言「凡賣鮮花者，皆絕代佳人，設店通衢，盡人調笑。日落閉肆後，相率不知所之矣」⁶⁴，直接描述其輕薄隨便，開啟打烊後的旖旎想像、女教師「每日先零三兩枚，朝朝暮暮按時來，豈徒教習英文語，別有師恩未易猜」⁶⁵，暗示師生曖昧情誼、女電報員「為他人約黃昏後，未免癡情竊問郎」⁶⁶，暗示下班後的複雜感情生活。倫敦女性的不同專業能力全然被抹滅，從大眾娛樂場所到醫院、教室、電報局……等嚴肅場合，整座倫敦城市毫無例外，全然籠罩於張祖翼刻意

61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2。

62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9。

63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5。註解中對女護士的描述卻是肯定其專業能力：「扶持病人者，皆二十內外年輕女僕，一色號衣，日夜不離病榻。凡選女僕入院者，必擇其潔淨精壯，尤須設誓許願，以防怠惰。故女僕無不盡心竭力，較家人尤周到也」，強調其盡心照顧病人、潔淨精壯之特點，再次呈現詩句與註解相反的情形。參見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5-16。

64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1。

65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4。「先令」即 shilling，為英國貨幣單位，只需兩三枚即可召喚女教師前來，且由「朝朝暮暮」、「別有師恩」暗示師生關係匪淺，只是金錢即可購買的廉價服務。

66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 18。

營造的情慾想像中。

《倫敦竹枝詞》與女性相關篇幅幾乎過半，對當地女性的描述多半扭曲偏頗，充滿色情與淫慾，即便尊貴如英國女王亦不例外：「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號為魁陰」，注文「英民呼其主為『魁陰』，譯言『女王』也」，「魁陰」即 queen，在女王五十週年登基紀念慶典之際為此詩，張祖翼以「居然」暗喻嘲諷之意，無視於女王之尊貴地位，僅注意其年老外貌。在描述屬島蘇格蘭人著傳統服飾拜見女王時，更大肆嘲笑其「露膝更無臣子禮，何妨裸體入王宮」⁶⁷，正式禮儀進行的莊重氣氛瞬間被消解殆盡。

對比前期訪英旅人筆下的英國女王形象，更可見明顯差距：

大裘如瓜千歲桃，玉盤王母賜蒲桃；歸來誇向同人說，能到瑤池已足豪。⁶⁸

第一位拜見英國女王的晚清旅人斌椿直接以熟悉的傳統意象詮釋，套用中國神話典故——仙桃、瑤池、西王母，鋪陳女王的尊貴形象，此種囿於傳統認知框架的詮釋手法雖反映出旅人的侷限，但昔日被比附為西王母尊貴形象的女王，在張祖翼作品中竟被貶為年華老去、必須面對露膝蠻族的遲暮美人，天上人間地位驟變，落差不可謂不大。

以充滿色情與淫慾的眼光觀看城市，張祖翼筆下的倫敦也自然處處春色蕩漾，宴會中女子袒露裝扮成為觀看焦點：「怪他嬌小如花女，袒臂呈胸作上賓」，注文「婦女來者，皆脫帽解上衣，袒兩臂，胸乳畢露」⁶⁹，裝扮清涼的倫敦女子顯然較盛宴氣象更為吸引張祖翼。對於女子裝扮暴露的大肆鋪陳，也成為張祖翼描寫倫敦的一大特點，例如舞臺上所見女演員「赤身但縛錦圍腰，一片凝脂魂為銷」，僅著眼於其赤裸裝扮，至於表演狀況如何根本非觀看重點：「舞蹈不知作何語，下場捧口倍嬌嬌」，注文「女伶出臺，上無衣，下無褲，以錦一幅纏腰際，僅掩下體而已，其白嫩不可名狀」，場面描述肉慾橫流，女演員表演結束後，與台下觀眾送飛吻互動：「以兩手捧口，送『開司』」⁷⁰，更是充滿無限遐想。就連描寫靜態的藝術品展示，也是大力著墨於裸露特點：

石像陰陽裸體陳，畫工靜對細摹神。怪他學畫皆嬌女，畫到腰間倍認真。（博物院）

家家都愛掛春宮，道是春宮卻不同。只有橫陳嬌小樣，絕不淫褻醜形容。

67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4、5。

68 清·斌椿：《海國勝遊草》，頁167。

69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7。「開司」即 kiss。

70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11。

丹青萬幅掛琳瑯，山水樓台著色良。怪底畫工皆好色，美人偏不著衣裳。⁷¹（油畫院）

從女子裝扮到雕像、畫像，無一不充滿裸體意象。裸露的色情空間遍佈戲院、博物院、居民住家、油畫院……等公私領域，已是倫敦居民生活一環。田曉菲認為張祖翼刻意強調西方美人畫均裸體的狀況並非真正事實，「也許是為了製造聳人聽聞的效果而誇大其實」，描述春宮畫的詩作也代表了張祖翼在遭遇異國文化時如何對之言說的窘境，張祖翼必須用現有的本土文化語彙來為他的讀者描述這個現象，但是，他所見之物已經遠遠超過他用來表現它的詞語，最終只能歸結於一個顯得相當蒼白的詞：「不同」。⁷²

對於此種景象，張祖翼在注文中以「蓋亦司空見慣而不怪耳」、「毫不為怪」⁷³補充說明，連續出現的「怪」字可見他顯然無法接受此種景象，但這種強烈的深刻印象，卻成了他在書寫倫敦時的主要基調，與大量音譯詞及色欲化的女性形象，共同營造出城市奇特的異國情調。

初訪泰西的晚清旅人態度較保守者如張德彝、劉錫鴻……等人，雖亦曾對西方女子的裸露裝扮與西方裸體藝術感到驚訝，但並不像張祖翼幾乎全然以此作為關注焦點，從公領域到私領域，所有空間充斥著無所不在的情慾想像。再對照與張祖翼同時旅居倫敦的駐英公使劉瑞芬日記，同樣參觀油畫院，劉瑞芬僅讚嘆其「山水人物狗馬，各極其妙」，參加皇室舞會時雖亦提及女子裝扮「皆袒胸露臂」，但更多描述重點在於其華麗珠寶以及衣著所代表的禮儀意涵，⁷⁴而非誇張的情色想像或道德批判，至於被張祖翼描述為女子私下約會空間的公園，劉瑞芬卻是盛讚其環境優美，為政府體恤人民之良好德政：「仕女童稚，嬉遊雜沓。西國養生之道，曲體人意，亦養民善政之一端也」。被張祖翼渲染為銷魂場所的水族館，在劉瑞芬筆下亦只是遊人作樂之地，且「西人行樂，極意經營，各國皆然，亦俗使然也」⁷⁵，西人注重休閒娛樂，水族館不過是此種風氣下的尋常設施。劉瑞芬筆下的

⁷¹ 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14、25。

⁷² 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頁163-164。

⁷³ 例如描述倫敦隨處可見裸露的人體畫作：「凡畫美人者，無論著色墨筆，皆寸絲不掛，惟蔽其下體而已。廳室畫室皆懸之，毫不為怪」、博物院畫工面對裸體雕像處之泰然：「畫工皆女子，攜畫具入院，靜對而摹之，日以百計。毫無羞澀之狀，蓋亦司空見慣而不怪耳。」參見清·張祖翼：《倫敦竹枝詞》，頁14。

⁷⁴ 清·劉瑞芬：《西轍紀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劉氏養雲山莊遺稿本影印，1893年），頁8、11。劉瑞芬所見的英國皇室女子雖袒胸露臂，但「百疊裙後拖彩色錦緞，長裙拂地四五尺，為禮之至敬也」，他所著眼的重點並非身體裸露的情色想像，而是西方禮儀的不同展現方式，眼界顯然不同於張祖翼。

⁷⁵ 清·劉瑞芬：《西轍紀略》，頁12-13。

倫敦女子注重禮節、城市公共設施完善、人民善於養生休閒，兩人同時旅居倫敦，所呈現的倫敦形象卻迥然相異，張祖翼刻意從情色與敗德出發的書寫策略，明顯使得筆下的倫敦風景也隨之失真。

再看當時與張祖翼一同駐守倫敦、身為公使隨員的鄒代鈞，⁷⁶他作品所描述的倫敦民情：「風俗堅忍耐勞、守法度，以逾蕩為恥……男女並重，故婦女均出應賓友，亦未聞因此致淫亂。蓋其法禁淫亂，不禁應賓友也」⁷⁷。鄒代鈞筆下的倫敦女子呈現落落大方接應賓客，舉止有節的正面形象，兩性關係更非如張祖翼所形容的放蕩不羈，與《倫敦竹枝詞》中刻意彰顯的淫亂印象顯然有所不同。

不論與先前或同時期的晚清倫敦旅人作品加以對照，張祖翼的《倫敦竹枝詞》所建構的倫敦形象顯然都是極為特異。大量音譯詞的使用，強化倫敦的異國情調與陌生感，女子形象的慾望化，凸顯整座城市的敗德。強調西方科技文明雖發達，但內在的道德層面卻未能同等進步，此種表現手法，或可與 1866 年初訪倫敦的張德彝相互參照，張德彝雖在遊記中大讚倫敦之「奇」，對於籠罩倫敦的黑霧亦明白背後成因，在作品中仍忍不住加上道德批判：「入夜永係霧氣瀰漫，不知淫風流行而天光蒙蔽，以示儆耶」⁷⁸，將倫敦霧霾視為上天對淫亂城市的示警。張德彝將自然現象連結城市淫亂風氣，暗示城市的內在缺失，張祖翼則直接以大量與事實不符的情色想像醜化倫敦，兩人造訪時間雖相差二十年，筆下的倫敦卻同樣都在刻意貶抑的手法下，呈現出嚴重的道德瑕疵。長期駐英的張祖翼已不同於二十年前匆匆初訪、走馬看花的張德彝，對倫敦認識益深，卻以更加偏頗的方式醜化倫敦，這正反映了旅人沉重的內在包袱，想像與扭曲的程度越強，似乎就越能減少自己國家與西方強國的發展落差，藉由重新建構的異國城市形象，再次定位自我家國。

張祖翼之後的晚清旅人，雖亦曾於作品中提及倫敦的負面形象，但多半集中於對霧霾的描寫，如 1890 年第四任駐英公使薛福成在遊記中紀錄倫敦「九月以後直至三月，幾於無日不陰，無日不霧」，並以科學角度說明霧霾成因：「蓋英倫三島，四面皆海，本多白霧；而倫敦五百萬煙戶之煤煙，又為霧所掩，不能沖霄直上，聚為黃霧」⁷⁹，不再附加情緒化的個人想像。隨行參贊黃遵憲所作〈倫敦大霧行〉，也是以長篇詩作誇張渲染倫敦大

⁷⁶ 鄒代鈞為清朝重要地理學家，1886 年駐英使臣劉瑞芬前往倫敦赴任，鄒代鈞以隨員身分同行，《西征紀程》即為此次出使的旅行紀錄，該書紀錄各地地貌，考證歷史地理，並記載異國所見重要政治制度與風俗民情。

⁷⁷ 清·鄒代鈞：《西征紀程》，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長沙：岳麓書社，2016 年），頁 169。

⁷⁸ 清·張德彝：《航海述奇》，頁 708。

⁷⁹ 清·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收入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八）》（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238-239。

霧期間自然霧氣與工業煙塵混雜，遮蔽天地，日月無光的恐怖形象。⁸⁰1895年訪英的潘乃光同樣以竹枝詞描寫倫敦，所作〈英都倫敦〉十首詩作中，對於倫敦的負面印象集中以霧霾為主：「每日陰霾不放晴，一冬常在霧中行」，雖亦有批評其他缺點之處，如稱許倫敦交通建設發達後，也點出背後隱憂問題：「稅務年年幾倍增」⁸¹，但整體而言，詩中所呈現的倫敦形象仍是一文明繁華大城，而非像張祖翼有意識地以特定模式全面醜化倫敦。與其他晚清旅人相較之下，《倫敦竹枝詞》所呈現的城市形象顯然相當突兀，也成為晚清倫敦書寫中極為奇特的存在。

程瑛曾分析張祖翼的心態：「作為一名中下層知識分子，數千年傳統文化的積澱和鴉片戰爭後近半世紀以來社會中下層對西方認識的遲滯、觀念的陳舊，都使他想也不能越雷池半步」⁸²。然而，旅居倫敦日久，對現代文明科技的體驗也更加深刻，在面臨異文化衝擊之際，《倫敦竹枝詞》雖呈現了先進發達的物質文明，卻還是可以看見張祖翼難以承認彼優我劣的窘境。詩中刻意扭曲外在形象，對倫敦道德低落、情慾橫流的猛烈抨擊，多半是以中國傳統禮教觀點出發，雖是旅人守舊的反應，卻未嘗不是另一種為自身民族文化發聲的表現。注文斷裂的書寫方式雖破壞詩的藝術美感，但藉由詩的抒情特質表達詩人真正感受，強調異國城市雖在物質表象上勝過中國，內在道德卻有著無法忽視的嚴重瑕疵，並非完美無缺，透過渲染對方的內在道德缺失，也翻轉了彼強我弱的絕對劣勢。

四、結語

倫敦為英國首都，晚清旅人造訪之際，正是英國國力鼎盛時期。張祖翼以前的中國旅人，不論官方或私人身分，多半在作品中書寫倫敦的正面形象，從氣勢恢弘的奇異勝境到清晰具體的文明都會，共同描繪出一個內外兼美的理想城市。

不同於前人的遊記，張祖翼選擇以竹枝詞描寫倫敦，透過詩句與注文的矛盾斷裂，在正→反→正的轉折之間，一方面呈現倫敦的文明進步，另一方面卻針對城市的內在本質提

⁸⁰ 詩中描述倫敦霧霾嚴重：「時不辨朝夕，地不識南北。離離火焰青，漫漫劫灰黑」，甚至以「阿鼻獄」、「羅殺國」……等佛典與梵語形容大霧的黑暗與可怕：「忽然黑暗無間墮落阿鼻獄，又驚惡風吹船飄至羅殺國」。參見清·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20-121。

⁸¹ 清·潘乃光著，李寅生、楊經華校注：《榕蔭草堂詩草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4年），頁484-485。

⁸² 程瑛：〈清代《倫敦竹枝詞》的形象學文本分析〉，頁92。

出質疑，藉由劇烈拉扯的文體張力重塑了一個外在表象文明進步，內在道德卻無比低落的惡質城市，並刻意使用大量音譯詞，營造出新奇的異國情調。

在張祖翼充滿偏見的詮釋下，過往旅人所營造的倫敦美好形象被全然解構，城市建設雖先進文明，政教風俗卻骯髒不堪，規劃良好的城市空間有著揮之不去的陰森氣息。在充滿情色眼光的凝視下，被嚴重扭曲的倫敦職業女性形象與裸露特性，進一步深化城市的敗德特質，原先文明先進的理想城市被重構成春色滿城的慾望空間。

張祖翼極力彰顯的負面形象，顛覆了晚清旅人對倫敦的集體印象，延伸出另一種觀看的可能，同時反映了旅人在面對異文化的不安與矛盾，只是在如此偏頗手法的運作下，非但未能確實發揮竹枝詞的詼諧風趣本色，反而更加彰顯了旅人自身的侷限與不足。

徵引文獻

古籍

- 晉·葛洪 GE, HONG 著：《西京雜記》*Xi Jing Za Ji*，收入宋·李昉 LI, FANG：《太平廣記》*Tai Ping Guang Ji* 第9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年）。
- 清·王士禛 WANG, SHI-ZHEN 著：《帶經堂詩話》*Dai Jing Tang Shi Hua*（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2年）。
- 清·王之春 WANG, ZHI-CHUN 著：《使俄草》*Shi E Cao*，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年）。
- 清·王之春 WANG, ZHI-CHUN 著：《談瀛錄》*Tan Ying Lu*，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年）。
- 清·王以宣 WANG, YI-XUAN 著：《法京紀事詩》*Fa Jing Ji Shi Sh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年）。
- 清·王韜 WANG, TAO 著：《漫遊隨錄圖記》*Man You Sui Lu Tu Ji*（濟南 Jinan：山東畫報出版社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2004年）。
- 清·袁祖志 YUAN, ZU-ZHI 著：《瀛海采問紀實》*Ying Hai Cai Wen Ji Sh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年）。
- 清·張祖翼 ZHANG, ZU-YI 著：《倫敦竹枝詞》*Lun Dun Zhu Zhi C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年）。
- 清·張德彝 ZHANG, DE-YI 著：《航海述奇》*Hang Hai Shu Q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一）》*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 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年）。
- 清·張德彝 ZHANG, DE-YI 著：《歐美環遊記》*Ou Mei Huan You J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一）》*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 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年）。

- 清·郭嵩燾 GUO, SONG-TAO 著：《倫敦與巴黎日記》*Lun Dun yu Ba Li Ri J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四）》*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 IV*（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 年）。
- 清·斌椿 BIN, CHUN 著：《乘槎筆記》*Cheng Cha Bi J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 年）。
- 清·斌椿 BIN, CHUN 著：《海國勝遊草》*Hai Guo Sheng You Cao*，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一）》*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 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 年）。
- 清·黃遵憲 HUANG, ZUN-XIAN 著，陳錚 CHEN, ZHENG 編：《黃遵憲全集》*Huang Zun Xian Qua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5 年）。
- 清·鄒代鈞 ZOU, DAI-JUN 著：《西征紀程》*Xi Zheng Ji Cheng*，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 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 年）。
- 清·潘乃光 PAN, NAI-GUANG 著，李寅生 LI, YIN-SHENG、楊經華 YANG, JING-HUA 校注：《榕蔭草堂詩草校注》*Rong Yin Cao Tang Shi Cao Jiao Zh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shu Publishing House，2014 年）。
- 清·潘飛聲 PAN, FEI-SHENG 著：《柏林竹枝詞》*Bo Lin Zhu Zhi C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續編》*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u Bian*（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 年）。
- 清·劉瑞芬 LIU, RUI-FEN 著：《西轎紀略》*Xi Yao Ji Lue*（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劉氏養雲山莊遺稿本影印 Yang Yun Shan Zhuang Yi Gao，1893 年）。
- 清·穉甫 YI, FU 著：《倫敦竹枝詞·跋》*Lun dun Zhu Zhi Ci Ba*（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16 年）。
- 清·薛福成 XUE, FU-CHENG 著：《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Chu Shi Ying Fa Yi Bi Si Guo Ri Ji*，收入鍾叔河 ZHONG, SHU-HE 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修訂版（八）》*Zou Xiang Shi Jie Cong Shu Xiu Ding Ban VIII*（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Press，2008 年）。
- 清·寶璽 BAO, YUN 著：《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Chou Ban Yi Wu Shi Mo (Tong zhi Chao)*（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 Hai Press Company，1966 年）。

近人論著

- 王立群 WANG, LI-QUN：〈《漫遊隨錄》中所塑造的英國形象〉“The British Image Portrayed in Recording of Traveling”，《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Edition)*第 21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76-82。
- 王輝斌 WANG, HUI-BIN：〈清代的海外竹枝詞及其文化使命〉“Overseas Poems of Greenish Willow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Mission”，《閩江學刊》*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2 年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107-114。
- 尹德翔 YIN, DE-XIANG：《晚清海外竹枝詞考論》*Wan Qing Haiwai Zhuzhici Kaolu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6 年）。
- 田曉菲 TIAN, XIAO-FEI：《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 年）。
- 朱自清 ZHU, ZI-QING：《朱自清全集·第四卷》*Zhu Zi Qing Quan Ji Di Si Juan*（長春 Changchun：時代文藝出版社 Shida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孟華 MENG, HUA：《比較文學形象學》*Imagologie en litterature compare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1 年）。
- 孟華 MENG, HUA：〈對曾紀澤使法日記的形象研究——以語詞為中心〉“A Study of the Images in Zeng Jize’s Diary in France: Focusing on the Vocabulary”，《中國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第 99 期（2015 年 4 月），頁 168-179。
- 施蟄存 SHI, ZHE-CUN 著，陳子善 CHEN, ZI-SHAN、徐如麒 XU, RU-QI 編選：《施蟄存七十年文選》*Shi Zhe Cun Qi Shi Nian Wen Xuan*（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96 年）。
- 張萍 ZHANG, PING：〈晚清域外遊記中的形象危機——以《西海紀遊草》、《倫敦竹枝詞》為例〉，“The Image Crisis of the Overseas Travel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aking Xihaijiyoucao and London Zhuzhi Ci for Examples”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第 7 期（2014 年 3 月），頁 75-78。
- 程瑛 CHENG, YING：〈清代《倫敦竹枝詞》的形象學文本分析〉“Qing Dai Lun Dun Zhu Zhi Ci De Xing Xiang Xue Wen Ben Fen Xi”，收入孟華 MENG, HUA 等：《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Zhongguo Wen Xue Zhong de Xi Fang Ren Xing Xiang*（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頁 90-98。
- 路成文 LU, CHENG-WEN、楊曉妮 YANG, XIAO-NI：〈《倫敦竹枝詞》作者張祖翼考〉“About

Zhang Zuyi, the Author of London Zhu-Zhi-Ci” ,《聊城大學學報》*Journa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年第3期(2012年6月),頁40-43。

錢鐘書 QIAN, ZHONG-SHU :《七綴集(修訂版)》*Qi Zhui Ji (Xiu Ding B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1994年)。

法·克里斯托夫·德費耶 CHRISTOPHE DEFEUILLEY 著,唐俊 TANG, JUN 譯:《君主與承包商:倫敦、紐約、巴黎的供水變遷史》*L'Entrepreneur et le Prince*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2019年)。

The London Image of Late Qing Dynasty Overseas Travelers: A Comparison of Zhang Zu Yi's *London Bamboo Words* and Overseas Travel Notes

CHEN, SHI-RU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2; Accepted June, 19, 2023)

Abstract

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days when late Qing Dynasty travelers visited London, of the Great Britain was at its peak. Zhang ZuYi's *London Bamboo Words* contains nearly 100 poems, describing London through short verses and long notes. Travelers before Zhang ZuYi included officials (Bin Chun, Zhang Deyi and ZhiGang) · Minister Guo Songtao and private traveler Wang Tao . Most of these Chinese travelers emphasize the positive image of London in their works. London is described as an ideal city in term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ch as a wonderland with magnificent fantasy or a definite and specific civilization metropolitan.

London Bamboo Words by Zhang Zuyi presents a city with positive external appearance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but degrading internal essence, by employ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verses and notes. Under the poet's erotic gaze, the image of London's women is severely distorted, and through their nudity, Zhang Zuyi deepens the city's corrupting qualities, shaping London into an exaggerated space of eroticism.

Keywords: *Bamboo Words*, Zhang Zuyi, Literature of the Late Qing, London Writing,
London Bamboo Words